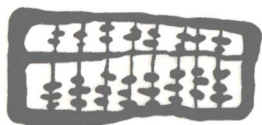


# 盜心寇

名义上情同手足  
实则机关算尽  
号称替天行道  
有时却毫无人性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但并非快意恩仇  
这一切只因为  
他们不是好汉  
而是盗寇



何钊 著



## 潜规则

从数据看水浒

名义上情同手足  
实则机关算尽  
号称替天行道  
有时却毫无人性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但并非快意恩仇  
这一切只因为  
他们不是好汉  
而是盗寇

# 盗寇的

从数据看水浒  
潜规则  
何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寇的潜规则/何钫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9

ISBN 978-7-5057-2455-6

I. 盗… II. 何… III. 《水浒》研究 IV.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6517号

书名 盗寇的潜规则  
著者 何 钫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本  
15.75印张 250000字  
版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455-6  
定价 26.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 《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大家都知道,《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但若再追问一句:这是哪个权威部门评定的,大概许多人都答复不上来。

现在的文学界,每年或每隔几年就要评定一次奖。这个奖那个奖的,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这个传统,是不是明清时代就有?“四大文学名著”是不是明清时代的文学界组织权威人士评定的?答案却是:否!

“四大文学名著”其实是个人提出来的。这个人,就是明代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

李渔在给醉耕堂版《三国演义》写序言的时候,曾经提到,冯梦龙认为明代有四大奇书,即《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这当然是他的个人意见,没有“投票确认”。到了清代,《红楼梦》出来了,有人认为《金瓶梅》写性生活场面过多,是一部“淫书”,于是就把《金瓶梅》从“明代四大奇书”中抽出来,补上《红楼梦》,并相应的将“明代四大奇书”改称为“明清四大奇书”。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各大学文学院开讲中国文学史,教授们继承了这一说法,不过又把“明清四大奇书”改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并逐渐定型。

可见,这一提法,只能说是个人意见或少数人意见,不是定论。正因为如此,后人加上《儒林外史》《镜花缘》《封神演义》之类,又提出“八大名著”“十大名著”等等说法。

就拿“四大文学名著”来说,因为内容不同,所以风格迥异:《红楼梦》最善于写情,不但写了大观园中“哥哥妹妹”的儿女情长,也写了人生百态,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三国演义》最善于写战争和人际关系,是一部半文言的政治历史小说,所有人物、故事,基本上都有所本,可以说是“九分真一分假”的样板;《西游记》最善于写佛道神仙和妖魔鬼怪,除了唐僧到西天——也就是印度去取经是实有其人其事之外,其余都是想象中的神话;《水浒传》呢,是元代人根据当时流传的话本、民间故事和戏曲





连接起来改编而成的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

《水浒传》在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是一部影响了中国十几代人思想认识的“奇书”。但是从它的社会影响来说，却又不能算是一部好书。

说它“奇”，不是指书中的人物生动、故事有趣、文字优美，而是指它的取材：在古今中外成名的长篇小说中，至今也只有这样一部《水浒传》，是以土匪强盗、地主恶霸以及各种坏人和铁杆儿歹徒做主角，而且是拿他们中的多数人作为“忠义”的正面人物来鼓吹歌颂的。古今中外写土匪强盗的小说并不少，但是极少有鼓吹歌颂的——除了是写侠盗如罗宾汉和燕子李三之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儿？这里面作者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动机和苦衷。

正因为如此，《水浒传》面世四五百年以来，有人说它好，也有人说它坏：说它好的，强调宋江的投降是“忠君”的行为，把梁山泊众“好汉”捧成英雄，连书名都从原来的《江湖豪客传》改成《忠义水浒传》《京本忠义传》等等；说它坏的呢，又认为它颠倒黑白，把为非作歹的匪徒恶霸吹捧为对国家忠、对朋友义的英雄豪杰、好汉义士。从明代开始，历代封建王朝就曾经多次以“诲淫诲盗”为由把它列为禁书，不许出版发行阅读。即便解禁以后，民间也有“少不读水浒”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少年人思想认识单纯，对是非好坏的分辨判断力不强，容易拿书中某些人物的“霸道”和“匪气”，当作“英雄业绩”去模仿学习，从而产生负面影响。

《水浒传》并不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特点不是打斗，而是宣扬“侠意识”。“侠意识”的中心思想，就是不顾国家法律和习惯理念，只认“平”与“不平”。这里说的“平”，有“公平合理”的意思。至于说什么是“理”，那可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理念。因为“大侠”心中的“理”，是没有条文可据的。其前提是基本上符合“天理人情”，为多数下层百姓所认同。因此，举凡抢劫、强奸、仗势欺人、无故杀人等等，都是“不平之事”。“大侠”们遇到了这种“不平之事”，下面的文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是当场来一个大打出手，就是半夜里取走你的首级；为了替民除害，甚至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在贪官污吏横行的年代，大侠们在“侠意识”的指使下行侠仗义，做了许多拯救危难的义举。这样的行为，官府大都不满意，不准许，因为他破坏了权力的行使和法律的约束；但是老百姓是绝对欢迎的，因为他同情弱小，解救危难。尽管任何一个大侠都不可能推翻或改良当时的社会制度，也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有的侠客还做了某个“清官”的助手，但



是他们在客观上起了缓解百姓苦难的作用，对社会来说，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更不是某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的批评家”说他们“为维护封建社会起了帮凶的作用”。

《水浒传》这部书，主要宣扬的是“霸意识”，而不是“侠意识”。什么叫“霸意识”？简单地说，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损人利己，不顾天理国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侠意识”能缓解百姓的痛苦，“霸意识”只能增加百姓的苦难。这就是两者的分水岭。

当然，《水浒传》里面，并不是一点儿“侠意识”也没有。每个人都是“立体”的，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坏的一面。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只在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中有，生活中是没有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及其手下的喽啰，来源非常复杂：有的是杀人放火的土匪强盗，有的是职业窃贼，有临时起意抢劫的地主、教师、渔夫、游民，有开黑店卖人肉馒头为业的铁杆儿歹徒，有被豪绅欺压的村夫猎户，有被大官迫害的下级小官，有被山寨用计赚来的地主商家，有上山躲祸的犯罪分子，有被裹胁而来的安善良民，更多的则是身受多重压迫剥削无路可走的小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就人性的善恶来看，两种人都有，但更多的人则是善恶兼而有之。例如鲁达拳打镇关西，是为了解救金老儿和他的闺女金翠莲，属于“侠意识”；而武松醉打蒋门神，是帮一个恶霸去打另一个恶霸，是“黑吃黑”的行为，就是“霸意识”了。

《水浒传》这部书，因为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于是认识就不同，结论更不同。不说历朝历代包括金圣叹等著名的评家，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的评论家”们就曾经把水浒一百单八将划到了“农民起义”的范畴中去，给他们涂上了“革命”的色彩，于是“好汉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正面人物，甚至成了“坚定的革命派”。描写李逵、武松、鲁智深的一些篇章，还被选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文痞姚文元的指示，写出了一篇评《水浒传》的著名文章，题目叫做《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并下了这样的结论：“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并且从而发动过一场“全民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四十岁以上的人们，至今应该都还记得，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以后，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而且主张受招安的宋江成了“投降派”，只有敢于“反上朝廷去，杀了鸟（diǎo）皇帝”的李逵，还算是“坚定的革命派”。这是典型的简单地用“阶级观点”来判断一切行为的是非所闹出来的笑话。

直到几年前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还有人反对它得奖，原因就是指责它“是非不明”，歌颂了为非作歹的坏人，有负面作用。而山东郓城县宋江的同乡人，则来回奔走，大声疾呼，甚至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拍电视剧《水浒传》，原因就是电视剧《水浒传》把“大英雄”宋江描绘得太猥琐渺小了。真是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见仁见智，导致方枘圆凿，无法相容。

但是我觉得，前人的许多评论，虽然文章连篇累牍，还引经据典，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也就是“要害”上，误导了许多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站在更高的地位，从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出发，高屋建瓴地观察水浒人物及其所作所为的实质。因此，时至今日，依然很值得“大张旗鼓”地再来说道说道。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书？不管几百年来人们对它如何是非褒贬，作为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总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吧！

简单地说，除了历史考证和文字是否生动、是否优美之外，对《水浒传》的评价，不外乎两个着眼点：一个是历代研究者的评价，也就是“《水浒传》是不是写英雄”的问题；一个是近当代研究者的评价，也就是“《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的问题。除此之外，当然也还牵涉到一些史实和地理位置是否符合的所谓“硬伤”问题。

我的看法，前人对《水浒传》的批评，大都有误区：历代的批评者，没有把“英雄”的定义搞清楚，误把“善杀人者”当英雄，因此不但歌颂了因为复仇而杀人的武松、拿杀人当儿戏的李逵，连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也歌颂；而现当代的评论者，则犯了“屁股指挥脑袋”的错误——即简单地用阶级出身来认识判断任何一件事物的是非。他们从满腔热忱的“阶级感情”出发，只要是“造反派”，不论他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既不问他们的行为是善是恶，也不问问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发展和对人民生活是有利还是有弊，就一律加以肯定。于是，像晁盖这种地主出身的抢劫犯，宋江这样的恶势力保护伞，都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了。

一个人或一群人，他在当时社会上起的是什么作用，可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明白的。因此，文学界才会出现“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的情况，



争论不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这种情况，在科学界不能说没有，至少要好得多。因为科学界讲究“数据”，讲究“统计”。我早就想过：什么时候，能够请个科学家来，把《水浒传》的数据也统计一下，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但是这样的愿望是很难达到的。原因就是科学家很少看小说。举一个例子：2007年，经过我改写、评注的《吴越评水浒》出版后，我寄了一部给上海医科大学治道科研教学楼的捐资者张治道先生——当时他就住在治道楼休养。没有想到这位拥有八项世界顶峰级贡献证书的老科学家，却从来没有读过《水浒传》，如今一百零二岁了，才第一次读我改写、评注的《水浒传》，而且居然读完了！

可见科学家们“心无旁骛”的居多，时间和心思，大都用在科学研究上。

非常难得，终于有何钫先生这样一位数据统计专家，居然对《水浒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通读了十几遍《水浒传》，而且“学以致用”，发挥他的所长，把《水浒传》中的有关数据，都用电脑统计出来了。

于是，《水浒传》中的人物，做过什么好事坏事，对国家、社会、百姓是利还是有害，全都一目了然了。

科学家就是厉害。我们文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他的手下，一下子就全都解决了。

至于他是怎么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那就请看何钫先生的书吧！

吴 越

2008年3月15日于北京

## · 自序 ·

### 《水浒传》之初体验

最初接触《水浒传》，则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时值1986年。

当时根本没听说过什么有线电视，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有赖于发射塔上发出的信号，若无信号，则是雪花一片。家里的十四寸夏普彩电虽然非常先进，但只能收到中央一台、广西一台和珠江台。而电视信号并非时时都有，得等到山上的那个电视塔的灯亮了，才表示有信号发出，这时才有电视可看。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了山东电视台版的《水浒传》。

我虽然形象猥琐，但我老爸则气宇昂然，算是个读书人，家中老早就有四大名著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时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被我老爸使唤上三楼（当时我家住一楼）去看远处山上的电视塔上的灯亮了没有，亮了，则下来开电视，收看广西电视台转播的《水浒传》。

很多记忆力超强的牛人都说山东电视台版《水浒传》比央视版要好得多，比如我的朋友慕容恪就是其中一个，而我对这个版本的记忆已经很少了。这部电视给我的印象主要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林冲、武松头戴的那顶毡帽，鲁智深、李逵的连鬓络腮胡。

未看小说即看电视，产生的一大坏处即是对人物形象的定型，最典型的的就是林冲。我一直以为林冲是个优柔寡断、面貌清秀的人，但实际上原著中林冲的形象是按照张飞来塑造的“豹头环眼”，也就是因为这个，在最后排座次的时候才有理由屈居于关胜之后。

后来到1996年上映央视版《水浒》的时候，时值高考冲刺，看了前半部，后半部只能等高考之后再看了。由于深受山东版、原著以及小人书的影响，我对里面的人物塑造基本上是不满意的，鲁智深怎么能不粗鲁呢，阮小七怎么这么老实呢，等等。唯一满意的就是一个情节，不过是改编而来的，就是林冲追高俅不得在金沙渡旁吐血，个人认为这个比较符合林教头的性格。原著上高俅善终让我很不爽，你丫TMD至少也得让林冲打一顿才能出我心头的恶气啊！





打这之后，如果有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必先读小说，再看电视剧，免得坏了心情。

家中那一套《水浒全传》，是1975年为批判宋江是投降派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是一百二十回本的。据我父亲说，购书时“文革”还未结束，书亦是凭关系购买的。

在当时，享受自由购书的待遇还是个梦。

这本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一翻开，就是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接着，又是鲁迅评《水浒》的话。

我现在手头有一部2006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容与堂本《水浒传》和一部2006年6月由岳麓书社出版的金圣叹批评本。

其实哪个版本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在意。我有个毛病，即读书爱挑自己喜欢看的读。如每读《鹿鼎记》，必读赵良栋不用拍马屁而升官甚快那一章，一起感受这种“天下第一大乐事”，而对于比较牵强的爵爷收苏荃那一段，基本上略过。《水浒传》也一样，宋江杀阎婆惜，感觉没啥意思，一般略过，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则品之甚详。

初识《水浒传》，是在小学五年级初考之后，刚过了撒尿和泥的年龄，无聊得蛋疼只好看书。所幸当时识字不少，偶尔遇到不认识的字也能马马虎虎自己琢磨个意思。可以说，当时读水浒，完全就是快意恩仇：李逵没什么不好的，宋江就像那唐僧、刘备一样讨厌。那时最喜欢的就是能杀人的，杀的人越多越英雄。

后来慢慢长大，思维有了变化，特别是美国发生911事件之后，俺浑身上下充满着一种伪人文主义关怀，似乎已经到了“以人为本”的境界了。这时再看李逵，遂觉得他杀人太多，浑然就是一个只会从杀人中寻找快感的恐怖分子。

再到后来，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依然沉闷无边，房价依然高居不下，去他妈的，我不需要那么累，李逵杀人，我才不管他杀得对不对呢，只要他杀得爽，我也跟着看得爽。毕竟只是一部书。

今年和慕容恪讨论一些关于水浒的事儿，因此又买了一部金圣叹批评本，这本书的牛x之处不用赘述，除了用牛x俩字，我实在再也找不出词来形容这部书的牛了。



书面语叫连环画，网上多流传为小人书，俺家那边一般叫“公仔画”。这玩意儿对于我们这种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人来说，是与打架、纸画、烟盒、弹弓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我们通过小人书加深电视和课本上的故事印象，另一方面，作为“一般等价物”，绝大多数小人书在不断地交换阅读的过程中被迅速地磨损和丢失，以至于现在的小人书都可以被当作收藏品投资了。

在下不才，家中的小人书，现在是一本都不剩了。满满的两大箱，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从《董存瑞》到《小英雄雨来》，基本上都在十余年前被当作废纸卖掉了。

关于水浒的小人书，到现在记忆深刻的只有两个画面。

第一是攻打凌州时，李逵同学私自拎着两把板斧下山的画面。画面中李逵猫着腰，气冲冲，一手一把板斧（画上应为一前一后）。不知为何我对这个画面记忆深刻，估计是当时俺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极度讨厌宋江这厮。靠，人李逵都主动请缨了，你又不让人家去杀个痛快，要换我，我也下山！

第二是鲁智深大闹野猪林那一回，林冲同学就快要死于小人之手的时候，半空中飞来一把禅杖，把本来就面目狰狞的董超、薛霸二厮的水火棍给崩飞了。对这一画面印象深刻有两个原因：一是这里出现了两个牛×人物——鲁智深和林冲；还有就是当时情景太危险了，把俺吓得记住了这么多年。

应该说小人书对《水浒》人物的形象塑造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里面所画的人物，或勇猛，或懦弱；或英俊，或丑陋；或高大，或猥琐；或凶恶，或善良；或粗鲁，或细心，往往从所画的人物形象就能判断出其性格。而在当时，我们对于人物形象的要求并不像今天这么高，八九不离十就行。可到了今天，我们对于角色的要求比导演还高，比如周伯通他老人家，无论谁来演都不会演得很好的。

这么说吧，小人书教给了我们最初步的面相学。

前后听过三个艺术大师的评书，单田芳老师的《水浒传》和《水浒后传》，袁阔成老师的《水泊梁山》和田连元老师的《水浒传》。

评书这玩意儿在北方盛行，在我们那边（广西）几乎没人听。说来惭愧，我第一次听评书是在 1996 年上了大学之后，利用练习英语听力的借口拥有了第一个收音机，从而才有幸接触到评书这门伟大艺术，并从第一次接触开始便喜欢上了。整个大学期间，我是反反复复听着《岳飞传》《杨家将》等评书过来的。以至于当我在 2007 年初拥有了第一台 iPod 之后，急

急忙往2G的容量里塞进了近1.7G的各类评书，其中，以单田芳老师的评书最为受宠。

单老爷子能说。一把好公鸭嗓子，可以把任何小事说得激情洋溢，跌宕起伏，偏生每集最后时刻总要吊一把胃口，在收听广播时代实在是让人爱恨交加。直到今日终于一次可以把一整部评书下载下来细听，才恨意稍减。

单老爷子的牛×程度也不必再说了。总之单老师就是很牛×，很牛×呀很牛×。不过单老师说书行（配合他语气和腔调，让人听起来连走神的机会都没有），写书却是不行。我看过单老师写的《隋唐演义》，这么说吧，单老师的评书是五虎上将级别的，写的书却是连参加喽啰兵都要被涮下来的那一种级别的。原因很简单，没有单老师的嘴，只靠手是达到不了这么牛×的。

评书最大的毛病就是把人物脸谱化。如单田芳每说李逵必是“一张大黑脑袋”，说生气必是“哇呀呀暴叫”，说奸臣无奈时必是“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听评书最大的乐趣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只要性格相符，李逵生气的时候和高俅被吓趴下是什么鸟样，都可以任意发挥想象。

单田芳说书还加了不少量词，如说到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时，众泼皮（其时已成为鲁之徒弟）惊呆得“足足有五分钟说不出话来”，然后再借众泼皮之嘴说师傅真神人也。嗯，我听着也觉得鲁智深已经是神人了。

总之，听单老师的评书，总有一种感觉，若非他亲眼所见，哪能描述得这么仔细！一部《水浒》，单老师讲得畅快淋漓，大快我心。暗想，大块吃肉，大碗分酒，大秤分金银，也不过如此罢了。



# 目 录

序 《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吴越/1

自序 《水浒传》之初体验 /6

## 第一部分 看见的是表象，看不见的是真相 /1

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是如何落草为寇的？他们都是什么“学历”？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们真的是替天行道吗？

落草的成了“好汉”，入仕的成了“奸佞”，这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衡量标准？

他们，为什么上梁山？ /3

说说梁山众将的革命领路人 /14

细数梁山好汉的阶级成分 /22

梁山众将的学历兼革命意志 /32

梁山一百单八将绰号之解 /46

天罡地煞对应之谜 /57

宋江的“及时雨”是怎么叫响的？ /65

“投名状”的真正含义 /69

杨志为何屡受不公平待遇？ /71

没羽箭张清到底连打梁山多少好汉？ /73

公孙胜为何第一个脱离梁山集团？ /77

《水浒传》里的四大民主人士 /79

高俅为何一直反对招安梁山？ /81

再说高俅的个人综合能力 /83

## 第二部分 侠义其外，厚黑其中 /87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没有比这句话更能表现水浒英雄的侠义精神了。然而，梁山一百单八将并非人人都是与世无争、光明磊落的鲁智深，也并非人人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李逵，看似简单纯洁的梁山思维中，其实弥漫着太多的厚黑……

### 厚黑排行榜 /89

梁山上的三次路线斗争 /98

雷横为何待遇低于朱仝？ /103

“巧”燕青与“笨”李逵 /105

无奈的知识分子安道全 /108

梁山唯一的农民代表陶宗旺 /111

是谁杀了孔亮？ /113

金枪手徐宁的死亡之谜 /115

“自绝于人民”的董平、张清 /117

张顺涌金门归神的真正原因 /119

“历史遗留问题”缠身的宋万、杜迁 /122

我为梁山一百单八将授勋 /125

## 第三部分 梁山调兵遣将的玄机及军政建设 /131

整部《水浒传》，特别是自宋江上山之后，描写对外作战的场面占了很大比例，研究其中的每一次调兵遣将，往往可以有很多有趣的发现，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山派兵布阵的艺术，还能看出各派系对权力的角逐。

而从梁山防御体系的完善及各头领职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梁山政权是怎样从一个原本只有三个人的小山头逐渐成长为一个拥有一百单八将，且进能攻、退能守的军政府。

创业期：为壮大梁山而共同奋斗

——从晁盖夺权至宋江上山 /133

发展期：城头变换大王旗

——从宋江上山到晁盖去世 /138

壮大期：招揽外援与打造品牌并重

——从晁盖去世到卢俊义上山 /181

鼎盛期：将广粮足 顾盼自雄

——从卢俊义上山到大聚义 /202

从岗位的设置看梁山军事防御体系变化 /214

从头领职务变动看梁山军事实力发展 /225

后记 我应该感谢谁 /235

## 第一部分

# 看见的是表象 看不见的是真相



---

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是如何落草为寇的？他们都是什么“学历”？他们的绰号都是怎么来的？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他们真的是替天行道吗？天罡与地煞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浮浪破落户高俅早期的人生经历和大多数梁山头领一样，好闲而又多才，并因误人子弟而惨遭刺配，然而他最终走向了仕途，并刻意与梁山为敌。落草的成了“好汉”，入仕的成了“奸佞”，这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衡量标准？

